

过去心

芳菲 著

过去心

芳菲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去心/芳菲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309-08785-7

I. 过… II. 芳…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6381 号

过去心

芳菲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08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785-7/I · 671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我的职业是记者、编辑，偶尔写一些与文学批评沾边的文字，大概是读书生涯留下的习性吧。不想这七八年间用“芳菲”为名写的文章，也被有心人记得，建议可以编一本书了；更不想自己总拢起来看一遍，还忽忽生出一丝羞赧：嘿！你这个家伙，话还挺多的嘛！

这羞赧，倒不是惭愧文章写得马虎潦草，滥竽充数，而是不好意思，有些地方、有些段落，似乎寄托太深了。

有股想在文字中穷尽真相的傻劲儿。

想起我妈妈年轻时候有段时间身体不好，老家有个中医建议，不要做教书这种费心的事，“去做一点养蚕之类的工作吧”。这一建议，妈妈没有实现，却不时在我心头浮起，成为我一个隐秘和欣欣然的梦。当编完这本集子后，心想：现在真的可以去养蚕了！

因此之故，为这本集子取了个名字——“过去心”。

书稿分为五辑，第一辑只《高高朱雀城》一篇文章，把它放在前面，是希望表达自己在现当代“文学”中一个最好的收获吧；第二辑是几位作家的作品专论；第三辑为一组读书、观影及观舞的

随笔,还有两篇人物访问;第四辑为“文汇报·笔会”副刊历史及一些衍生问题的专题研究;第五辑是几篇记述心迹及游历的散文,与批评无关,是见一见批评者自己面目的意思。

我写的评论文字,不为批评别人,倒是为自己的意思多一点。所以要感谢所有在阅读中给过我帮助的人。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感谢我的儿子。

目次

自序	1
第一辑 高高朱雀城	
高高朱雀城 ——读黄永玉“无愁河”札记	2
第二辑 心如明镜台	
心如明镜台 ——刘醒龙《凤凰琴》及近期小说	40
觉悟 ——关于《圣天门口》的通信	52
一次健康精神运动的肇始 ——读韩少功的《暗示》	68

这女人的狂歌	
——懿翎长篇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	84
阿富汗,请别悲哀	
——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及《灿烂千阳》	97
万缕横陈银色界	
——孟晖《孟兰变》及其他	109
 第三辑 宛如种子	
宛如种子	122
三月,从茨威格到徐静蕾	125
让她唱,别让她疯	128
爱她,崇敬她	132
噫,马悦然	135
胖子	139
哑巴做爱	141
尘世中精灵的生活	145
与《黑白》作手谈	150
选家罗新璋	154
公子急 公子寿	158
没谁能走到自己的恐惧跟前	
——刘亮程访谈	161
“这些人,死的活的我都疼!”	
——牛汉谈诗人海子和食指的获奖	165
李娟来信	169

第四辑 以白心读长卷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傅雷与《文汇报》因缘考录	178
和尚的文章与进退	189
同城两报	
——1946、1947年《大公报》《文汇报》之比较	202
“沉醉是一点也不粗暴的，沉醉极其自然”	
——早期“笔会”上的一组汪曾祺佚文	230
L原是陆定一	236
风雨跌宕一甲子	
——《文汇报·笔会》年谱缩略	242

第五辑 看山要看极高山

看山要看极高山	264
草根经济	274
天堂里的运动会	282
载酒游	285
仿佛丛林钟声	288

第一辑

高高朱雀城



高高朱雀城

——读黄永玉“无愁河”札记

朱雀城海拔一千零二十市尺高。春天树上长芽开花；夏天来蚊子、苍蝇，下河洗澡；秋天穿夹衣，树上飘黄叶，坡上赶鹤鹑，人心里清爽又凄凉；冬天买炭烤火，落雪，常绿树叶上结冰，屋檐低下挂“鼻泥”。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完全规规矩矩按黄历行事。

——读到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本未完稿、自印书，有五、六年的光景了。这座高高朱雀城长在我心里，那是一群山，是一条河；也是一幅人凭着性情、忠诚、才气、命运与之打了上千年交道，彼此接纳、彼此眷顾、顺势迁徙、相互衬托的精神抖擞的长卷，是一首“清爽又凄凉”的圣歌。

是见识过“山川之美，神明之容”的人，为我们留下的杰作。

梁启超一篇文章提到：“公元前八百年到四百年之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五六千个小国……”

老师长的这块领地真有点像是由于历史的疏忽遗忘被打落在今天的世界里的，那么一小粒，那么厉害、那么雄强、那么狠毒、那么讲究文化、那么五脏俱全，又那么妙趣横生……

还有：

清水河从上头峡谷出来。周围绿的小山、蓝的大山，早晨的太阳、夜间的月亮，远处挂满房屋的三拱“虹桥”，巍峨的四座城楼子；人们来来去去，穿进穿出，靠这些养人的山川形胜长大、长精神、长脾气、长辨别力量……

读黄永玉，并不难；行文都是白话，比白话还贴近人心的口语、方言；所说之事，都在人情之内，且透彻、清明，没有什么弯弯绕，或晦暗难名处。

可是，要懂这种种明明白白的好处，还是有许多无形之“隔”，须破了才行。

一、行当之隔。

木刻家、画家黄永玉，一直来就是文章好手，像白描小令一般的《往日，故乡的情话》，像浓墨重彩画般的“比我老的老头”系列，但终究有些像写作圈的票友，你很难做出将文学、人生里头的重大问题交给他来承担的潜在选择，因为以为他会在其他地方、以其他形式表达他最核心的诉求。可是，一部“无愁河”，改变颜色，黄永玉将这些重大问题全部接管了。

二、时代之隔。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写于“当代”的“现代文学”，是生活于二十世纪末的人讲述的“自辛亥革命以来的生活”，这已经需要有不凡的笔力，才能打通这个时代之隔；况且，它又简直泯灭现代、当代，是涣然跃出的“古典文学”！读黄永玉，需要把这些现代、当代、古代的意象、隔膜，都通通破了才行。

三、地域之隔。

地域之隔，一方面表现为现代都市与湘西朱雀城的距离，但更表现为抽象的“故乡与他乡”观念之隔。若将“无愁河”仅仅看作是作家对凤凰老家的地方性回忆录，那就大大缩小了它的意义。黄永玉一生浪迹天涯，长期居住过的城市就有香港、北京、

意大利的翡冷翠,可是,却是爱家乡爱得罕见的极少数人之一。要懂他,需要明白这个世界性背景,能走得出去;才能看出其中打破隔断的转回来——这个游子带着征服了世界的全部信息,带着对百年来文化故乡危机的承担,带动着你、我、他这百年来莫辨家乡异乡的起起落落动荡情感,强大地归来。

一、从“长河”到“无愁河”

我揣想,黄永玉是在1988年底萌发写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念头。那一年,沈从文先生,他怀着近乎虔诚的情感终身尊敬、爱戴的表叔去世了,那一年,他在香港写下了近三万字的怀念文章《这些忧郁的碎屑》。这不是简单的回忆,是一种带着哀痛、绝望、近乎慌乱的打捞,他写他眼里的沈从文,写沈从文从来“一声不吭”的“滚烫”的家世,写沈从文和他共同的家乡,那些造就了沈从文的山水、人情、气味。在黄永玉的哀痛里,有一种巨大的遗憾,“我是特别喜欢从文表叔写的《长河》的”,“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伴随哀痛和慌乱一起降临的,我猜想,一种对故乡文化情感上的使命,也如茫茫夜色降临般、无可推卸地落到了黄永玉的身上。没有人可以推让了,表叔去世了,“真的死了”。只有靠自己一个人,去度过暗夜,迎接黎明了。

在这篇文章里,黄永玉说出了他对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给外省有教养的人看呢,还是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

那一年,沈从文八十六岁,黄永玉六十四岁。

沈从文写作《长河》的时候,四十岁。一般来说,四十岁,是

出好作品的时候,可是,将《长河》与《无愁河》比,如何呢?我认为萌芽于黄永玉六十岁的“无愁河”,可以看出明显的递进。若我的猜测不错,那么两部作品之间,从主观年龄来说,黄永玉大了二十多岁,从外部世界来说,时代又前进了四十多年;这些时间因素,对他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

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的一种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了。

这个视角,这个支配了《长河》的视角,是很“现代”的。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读沈先生的作品常令人想起鲁迅的作品,想起《故乡》、《社戏》(沈先生最初拿笔,就是受了鲁迅以农村回忆为题材的小说的影响,思想上也必然受其影响)。”这里所说的鲁迅的思想,是在一种“哀其不幸”的大前提下的思想,是被家族国民的内忧外患控制住了的一种时代思潮。一个从山里出来的孩子,到大城市受了种种“文明”的洗礼,特别是了解到世界上家国和民族令人悲愁的地位,他被震慑住了,他既摆脱不了对家乡的爱,又克服不了用外来人的眼光去打量它,默默衡量它在将来的出路,他看到出路了吗?“除了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于这个环境中几个小儿女性情上的天真纯粹,还可见出一点希望,其余笔下所涉及的人和事,自然便不免黯淡无光。”(《长河》题记)

沈先生的笔,对故乡的一切是“爱抚”,是抒情的讲述,是深

邃的，却也帶着一种软弱的气质，“三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是不是爱必然伴随着软弱呢？当没有读过黄永玉这拿木刻刀作画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时，没有读过这本来是打猎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时，我以为那是必然的。但是不。

当黄永玉四五十年后再来面对这个题材时，那个时代的思想之象已经没有将他笼罩住（也许从来就没有罩住过？），他爱这条河，只是爱着，就像一个雄强的儿子爱着母亲，既得到太多，亦毫无保留地爱，和崇拜。这种爱不曾让他软弱，反而让他美满、强大。是因为什么缘故呢，黄永玉好像比沈从文先生从故乡继承了更多，更解得故乡的一些妙处，如厉辣、浓野、深刻的威望……对沈先生笔下种种“无望的美”，黄永玉的笔下出现了一个肯定：“是的，也许无望吧，可是，还是美的！”看看这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在赞美！凤凰城改名为朱雀城，想来一方面是黄先生希望能自由不受拘束地抒写刻画，同时也寄寓了他对现实有所超越的理想吧。

比较起来，沈先生的“长河”，有点像挽歌，它的庄严与悲哀，是有一点自然主义的；这是一条“奔流到海不复回”、似乎单向的河。而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却重在一个“无”字。因有了这个“无”，忧愁的长河婉转、反复起来，有了两个互为张力的方向。无，在这里不是一个形容词，它并非在形容一个没有忧愁的世外桃源，无，是一个动词，寄放着作家黄永玉逆流而上的身影。故乡与时代，把他顺流送到外面的世界来，而现在，他要凭自己的力气逆流而上，不仅是回家，更是肩负为故乡、为自己，把忧愁打

扫干净的使命。

现在来看看，他是怎么逆流而上的。

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

爷爷他两个月大的时候从北京回来，见到这个长孙，当着全家人说，这孩子“近乎丑”！

不是随便人敢说这句话的。妈妈是本县最高学府，女子小学校长，爸爸是男子小学校长。

晚上，妈妈把爷爷的话告诉爸爸。“噯！无所谓。”爸爸说。

孩子肿眼泡，扁鼻子、嘴大、凸脑门、扇风耳，幸好长得胖，一胖遮百丑。

这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开头。

他坐在窗台上。

前房九十五岁的瞎眼太婆(爸爸的祖母)坐在火炉膛边的矮靠椅上：

“狗狗！”

没有回答。

“狗狗！狗狗你在吗？”

“在。”

“在，为哪样不答应我？”

“我怕跌，我下不来。”

“下不来，也好答应我。”

“喔！”

“那你在做哪样？”

“我没做哪样，我坐着。”

“噯！你乖，等晌午炮爸妈就放学了——你想屙尿吗？想就叫婆，婆在灶房。”

“我没想屙尿。”

“那好！想讲话吗？想，就和我讲……”

“讲过了。”

太婆笑了。

一个太婆，一个婆，和狗狗。屋里就剩下他们三人。

小说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开始。一老一小。好像看见小的仍然沉浸在混沌未开的观察、体会、沉思中，老的，把他从那里拉出来一下，承认失败了，她懂那个境界，她笑了，放手让他仍待在那里。非常和煦，动人。

黄先生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二十万字，从两岁多写到四岁多。“哦，听说过听说过，二十万字，听说只写到四岁多！”有人说就忍不住笑了。他的意思是，那老先生要准备写到多长啊？写到多长，我也不清楚。但神就神在，这两年多的时间，这两岁到四岁的经历、体验，绵绵若存，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若定海神针一般，定得住汪洋大海。这个两岁多的孩子，好像还呼吸着来自母腹和子宫的气息，安全地、稳稳地，坐在窗台上。神魂，一半缭绕在屋子里，一半，觑着窗子外的世界里。

孩子的视角。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角度。黄先生文中也做过幽默的洗刷：“他不像六七岁以上的孩子那么‘天真’，他还‘老成’得很！”

若“天真”这个近于滥用的词表示一种已经开始迎合成人世界的“乖相”，那这个孩子的“老成”，便形容其和一种原始古老的生命力量尚未断绝联系的特点，古意弥漫，还暗示其中有一种能

护守、会将外物反弹出去的强悍本能。你以为我小可以欺负吗？来试试！

欺负，未必是身体的挑衅，还有智力、情绪上，对本真状态的一种沾染、误导。

孩子的视角，在魔幻现实主义中也曾被广泛使用，可是，两者仍有不同。在魔幻现实主义那里，有很多渲染、夸张。而夸张，按艾略特的形容，是力量不够的标志。黄先生这里没有夸张。这个孩子，够老成，简直就是“理性”！用爷爷的话说：能自恃——“这孩子才两岁多颇能自恃，可以！”自恃，不完全是儿童教育得来的，还是朱雀城多少代多少代人气质的积累、遗传、渗透。这个“老成”，包含着一种“深厚”，一种“正”。

窗台木头又厚又老，好多代孩子把它磨得滑溜、滑溜了……孩子玩腻了，便一层一层沿着下到地上……大清早就有太阳。长到鼻子跟前的树丛直漫到城墙那头。过了城墙，绿草坡一层又一层，由绿渐渐变成灰蓝，跟云和天混在一起。多少多少代的孩子都爱上这里来坐，像候鸟一样。

这段时间中，一方面是狗狗缓慢的、无自觉的成长，一方面各种天下大事小事同时在进行、自然地展开。

凤凰是近现代史上的名城，大大小小的历史人物出过不少，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中，由凤凰人组成的“箠军”就战功卓著，涌现过一批优秀的青年，最著名的田兴恕（见《从文自传》），应是在“无愁河”中得到更细致描写的“跟孙中山、黄兴是熟人”的田爷爷；在被授予提督衔的人中，有沈从文先生的祖父。复次，民国期间，凤凰籍的国民党将军就达三十四人（李辉《在凤凰的日子》），政治家熊希龄亦出于此。“无愁河”中，对这些人物大多有所涉及。这些走出凤凰的人，具体、鲜活地传递着山外世界的信